

詩朱傳質疑

番外書冊

經說

和書門類			
二四四一三號	六五函	八架	三冊

內閣文庫			
二四四一三號	七三三號	九兩	七架
和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13
冊數	3 (3)
函號	191 7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以

朱子詩傳思問續編大雅頌

文王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陳猶敷也哉語辭令聞不

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支百

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李氏曰哉者語

辭也集傳本此

哉固語辭無深意義然亦當與于於等字異所用

陳錫文王陳錫也非天陳錫也猶洪範云皇建厥

有極歛茲五福以敷錫厥庶民言善敷錫哉周國

也其思惠教化不止遍於一時維至文王孫子而

淺草文庫

不已文王孫子本宗支庶百世綿々弗絕不止文
王孫子為然乃舉國之士亦皆世々顯明豈不盛
哉下章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及論語賢哉回也尚
德哉若人皆同一語氣可以為證蓋嘆美之辭也
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臧引之曰詩云陳錫載周能
施也昭十年陳桓子引之亦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皆以為敷施德惠之意語雖極簡大旨與鄙見合
又按左傳兩引詩皆載作載毛傳哉載也鄭箋曰
哉始也何楷曰哉字从口而諧哉聲哉字从戈而
未諸才聲以始訓哉當通作才尚書往哉汝諧古文

作往才汝諧此見哉才通也邢昺云說文才草木
之初也聲相近借哉亦為才也以上諸說訓哉為
始亦自有理存備一說

棫樸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于徃邁行也集傳本鄭箋

于固有徃義但在詩則大抵後爰義為是至於此
詩尤不可用徃義已曰于又曰邁非複乎詩中之
子于歸之子于狩之子于釣之子于征王于出師
王于出征等句集傳皆不訓于為徃何獨至此章
而襲康成之謬乎七月詩三之日于耜集傳于徃
也于耜言徃修田器也毛傳于耜始修田器也孔
穎達衍之曰于訓為於毛朱不合恐亦當以毛為
是駟賦詩公之媚子後公于狩集傳無解讀者皆

解為從公於狩獵之場恐不安此惟從公爰狩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思齊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聞前聞也式法也雖事之無
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
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旋
解不聞為事之無所前聞者頗覺迂迴不的切證
以上章不顯亦臨及下文不諫亦入等語則知不
聞者只是他人不聞也常人之情於他人所聞則
務要不失其法他人所不聞則否文王大聖動容
周旋後容中禮豈以人之聞不聞異其所行哉抑
詩所謂不愧乎屋漏論語所謂人不知而不愠小

射

學所引不為昭々信節不為冥々情行者義與此
同上章無射亦保以此章參考則知其言不以他
人不厭射而怠於保守也集傳過簡不甚明了可
引豐城朱氏之說以補之

此上章不與亦謂及下文不射亦不若射則謂不
補不射亦不若射則謂及下文不射亦不若射則謂不
未詳不人亦不若射則謂及下文不射亦不若射則謂不
不射亦不若射則謂及下文不射亦不若射則謂不
不射亦不若射則謂及下文不射亦不若射則謂不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二國夏商也不獲
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
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
也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
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或曰以下大抵本程叔子

以臆改經文解經之大弊也此章原不甚易解然
不改字尚可通如改為愈覺艱澀難曉此亦不可

卷

以已邪者當從程叔子鄭氏解為者定爾功之者
憎如字式只是詔辭起下如式微式微式夷式已
之式廓侈大驕傲之意以二國為夏商毛傳已然
此方論周室興盛之事無容濫及夏后恐當從鄭
箋指殷紂崇侯君臣並言雖似不倫以其暴亂相
類則固當並舉猶長發詩曰昆吾夏桀言殷崇二
國其政不得其道故求其當君天下者於四方之
國帝心本欲安定天下而四方之國舉皆侈大驕
傲不義無道故帝憎惡之乃眷西顧錫大王以所
居之地蓋以其能積德行仁故帝眷之異於他國

卷

也毛公曰眷老也武詩眷定爾功廓大也憎其用
大位行大政顧々西土也宅居也莆田鄭氏曰天
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
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按以居為
典集傳鄧元錫曰式廓傳以為用大是也天靡不
欲安定其邦家而用大所憎也小心翼翼々所眷也
按小心翼翼々似指以上三說大旨不失而文義頗
文王典集傳異謂故刪定而立說如此朱子於憎字每々誤解即
天如孟子士憎茲多口如字讀極明白迺誤信趙岐
說改作增以致艱棘不可通失與此章同故附識

于此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賢妃也謂太姜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煜按集傳本鄭箋但箋以太姒為配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

天立厥配猶中庸稱至聖之德曰配天也自聖王言之則曰配天自天言之則曰天立厥配其義一也此詩方歷舉周室祖先而美之中間忽插入太

姜殊為不倫且上下文勢絕不相承接歐陽永叔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程叔子曰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皆不易之正解也讀詩記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朱子初年說與程歐同亦不善變者也集傳解次章亦似覺不穩作邦二字中已含作為周邦而立君之意則作對者只是上章立配之意言帝命作為配天之君者不待文王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也毛傳對配也鄭箋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歐陽永叔曰謂其土地肥美可

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太伯
王季丘氏曰天以聖君為己配作對謂文王也以
上諸說皆得之

何楷曰立者建置之謂配通作妃即下章所謂對
爾雅以對訓妃是也厥配指文王也文王有王者
之德可與天配故云然

助 馮浩曰配者配天之意斷不指太妃全篇中忽懸
內助一語何為乎傳曰媿也原屬虛說疏乃實之
以賢妃蓋因箋而并誤會傳意也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靈臺文

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孟子全引此詩前二章集注云孟子言文王雖

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

予幼讀斯詩已疑朱子之解過於巧妙而反失當

日事情古之造宮室也既成而往々命以嘉名如

明堂長府之屬是也則靈臺之為加美名斷々無

疑然靈之者只取靈善之義決非取倏然而成如

神靈之所為晁氏曰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

靈善也而蘓子由呂伯恭皆取之此正說也杜元
凱曰占靈物望氛祲謂之靈臺此蓋取靈識之義
以其前知妖祥名之也亦通即毛傳神之精明者
稱靈亦惟詳解靈字義未嘗附會不日成之之事
也果以靈為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則雖出於
民之命名文王受而居之恬然不疑加之靈囿靈
沼其稱匪一文王之矜傲自大亦甚矣况國君策
一臺而命之名乃不出於君而出於民不應冠屨
倒置如斯之甚也孟子引斯詩而釋之曰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
能樂也驟觀之似民歡樂之以下專指民故以為
民命之名耳此大不然也孟子蓋謂文王以民力
為臺沼而民歡樂之故不久而成既成文王親擇
美名名以靈臺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一句貼王
在靈囿王在靈沼句說文王之樂言古之人與民
偕樂故能晏然享臺沼園囿之樂如此也豈不極
明白畢竟後人欲過尊聖人流於索隱遂至此殊
不思詩惟淺說而其旨自深他詩可以類推

虛業維椽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辟壁通

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五如
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集傳本毛傳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眡奏公。

辟雍二字始見乎此。以辟靡為樂者，漢儒之說耳。
此詩重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而上承虛業維稔，貢
鼓維鏞，下接鼙鼓逢逢，矇眡奏公，則辟靡指樂明
矣。獮子由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
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此真不易之解
也。按莊子本文：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

作武，上下皆舉樂名，決不於文王獨遺樂名。顧辟
靡下有之樂二字，故或以為辟靡中所行之樂，殊
不知此自行文之法，當爾不然，與上文合掌。猶下
武王作武，武只一字，要語穩，故添入周公也。朱子
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古人之
學，其今不全。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
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
辟靡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曹子則未知學以
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
之所也。呂伯恭曰：學，心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

學士之所常隸也。此合毛蘇為一之說也。夫學校以樂為教，古制固然，但辟靡之為樂，與為學非可混同。上下文方言校鏞矇瞽，突然掉入大射行禮之處，則上下隔斷而不通矣。且子由之意，直解辟靡為樂名，朱子乃謂其以為習樂之所，是誤會子由意也。文王有聲詩，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樂主和，故可承之以四方悅服。若謂鎬京有學，而東西南北皆服，雖亦可通，何其言之直率而無序也。尚書大傳引逸詩曰：舟張辟雍，鶴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々。古謂奏樂為張樂。

如莊子所云：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蓋惟辟靡為樂名，故可曰舟張辟雍，果為學名，則全不成文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生民

履帝武敏，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也，敏拇也，歆動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姜嫄出祀郊禡，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語類先生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毋鄙反，叶上韻耳。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蘓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

其生也或異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類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
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詩瑞者皆闢之若知後
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
併真實者皆以為非無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
言不成亦以為非煜按集傳本鄭箋穎濱詩傳

毛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後於
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
介止也孔疏衍之曰禋祀郊禘之時其夫高辛氏率
典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
故為神歆饗神既饗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
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妊則震動而有身

此正說也而鄭箋蘇傳邪說也朱子乃舍彼取此
可謂無持擇矣姜嫄帝王之妃其於出祀郊禘也
侍衛之人必不少乃卒然見巨人之蹟眾孰不駭
異姜嫄女人且有賢德宜當畏避不敢近而欣然
踐之殆若傍無人者甚哉其淫恣而無忌憚也此
淫女蕩婦之所不敢而謂姜嫄為之邪周人作此
詩本欲稱頌祖先之美而乃錄此邪淫妖異之事
以流臭千載三代詩人必不至無識無耻如此其
甚也且以敏為拇所未前聞歆攸介攸止全不成
句證以太田詩或耘或耔黍稷薿々攸介攸止烝

甫烝

我髦士句則知斷不以敏字絕句矣。讀詩記載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據此則朱子初年明知析敏歆二字之非不知何故後來乃致不善變也。但毛傳釋歆為饗屬上帝不免破碎支離歆々動也言其將事駿速而不蓄縮也。顧巨跡之說其來甚尚矣。列子曰后稷生子巨跡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史記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鄭康成好識緯神怪

遂主張之以致大儒如朱子亦確信不疑。巨跡之說牢不可破而予則未之信何也。戰國之際處士橫議秦漢儒先大抵闇於大道孔子嘗之齊見景公而墨子遂謂孔子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以亂齊孟子嘗論燕可伐而戰國策遂以為孟子勸齊伐燕謂此文武之時不可失甚者文王與太公陰謀傾周孔子命子貢挑浣衣之女凡此皆學者之所擯而不取何獨信巨跡之鬼說乎。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予謂巨跡之說亦猶此。列子史記不過因履帝武等語強

作擯

造茲怪妄不經之說而後世及引列子史記以證詩豈非可笑之甚邪集傳又解夙為肅謂及月辰居側室蓋本鄭箋然有改字之失而義亦頗迂恐不若毛傳夙早之解言其無患苦而乳媪及期也王介甫以為言其疾而不遲也得之其他則諸儒論之詳矣

歐陽永叔曰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々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入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々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々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興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

嚴粲曰古無巨跡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說耳

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刑之久矣。毛之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天地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為神人之生，必有異于人，辭則美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聞有異于人也。王仲任曰：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夫薏苡，艸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

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焜按：玄鳥集傳：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以正玄鳥集傳之謬。下文蘇明允之言，做此。蘇明允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

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如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洪邁曰夫巨跡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襪祥飛鳥墮卵不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

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不待辨而明矣

符

沈青崖曰敏之訓扭古無是解惟鄭生東漢之末信讖緯符瑞之說故据此詩解作扭殊不知欲從履巨人跡之瑞則武即步武奚必用敏字以足之言履帝步武而疾有歆動亦可通至於斷句履帝武敏固能成句而歆攸介攸止則不成句矣以敏字叶毋鄙反此句乃間句本不可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吞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

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先儒如蘇子由等，蓋皆疑鄭箋誕妄不可信，但牽於誕寘之隘，卷以下十句，遂勉從之耳。而予則以為此極易解，特諸儒之見未及耳。蓋詩人於愛惡哀樂之甚者，不肯為平々之語，以見至意之所在。皇矣詩，帝省斯山，帝謂文王，天豈真有目與口乎。緜詩，周原膺々，堇荼如飴，茶苦豈能變而為甘乎。巷伯詩，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能可以譖人，投有北，有昊乎。此詩旨與之同，蓋欲尊其祖先而神之，因其名棄，遂創茲竒異之說。若

堇荼

曰天之所保，物不能害，以見子孫顯盛，實能迓天之休也。詩人陳此等假設之言，非必欲後人認以為真，豈意後世守株之徒，乃遂誤會以為信有此事也。顧詩人顯祖先之靈異，固固有之，但在臣子決不敢造淫怪之說，以誣其祖，此亦事理之極易見者也。至所謂無人道而生，故棄之，尤予所未解也。姜嫄儼然為高辛氏之妃，古之聖王，非如後世階煬唐明之後宮，數萬，以致有經年不得進見者。矧祀郊禘之禮，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投以弓矢，今姜嫄後高辛氏，出祀郊禘，以求有子，則是高辛

之 不止寵貴云又甚親愛之試思何以驗其必為無
人道而生之子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假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々皇々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穆々敬也皇々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
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
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々皇々以遵先王之法
者集傳本鄭箋穎濱詩傳

威儀抑々德音秩々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第二章集傳牽於子孫千億句以下文四句皆指
子孫之身拘泥甚矣分宜君宜王為適庶及天子

諸侯之別破碎極矣。此已為頌禱天子之詩，則當
主歸重於天子。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指言天子膺
受茲大福，則穆々以下四句，惟解為稱揚天子之
德美，方為協當。上章顯々令德，宜民宜人，語氣與
此同。何可此章獨指子孫乎？君通指天子，諸侯王
專指天子，然君王連言，則專指天子為是。後世猶
有斯稱，蓋古語存也。毛傳曰：宜，君王天下也。可謂
簡而盡矣。乃又以此證斯千詩，則知室家君王亦
惟指宣王之子可承大位者。未暇叙及衆子，宣王
未有子之時，頌禱之辭，立言宜爾。且舉繼嗣之重。

則衆子固包在其中。若乃鄭康成據禮記天子穆々
諸侯皇々，諸遂引以證諸侯天子之辨，則戴記
大半漢儒所羈入。既非聖人全經，恐難以為據。况
言各有所當，不可執一。不然詩魯頌魯侯而曰穆々
魯士而曰皇々，將何以為說乎？至以三章四章
為皆稱願子孫之辭，則尤不通矣。頌天子之詩，而
稱其子孫之美者，居大半。揚天子之德者，無幾。周
代詩人，不應顛倒年辰，失立言之體。如斯之甚也。
矧威儀抑々，德音秩々，絕不見稱子孫之意。百辟
卿士，媚于天子，只見頌天子之狀，結之以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頗含規箴。詩人措辭，井然有序。傳所謂善頌善禱者，豈是獨為子孫所不知何人而言也哉。鄭康成曰：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歐陽永叔曰：言成王外有威儀，內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摠其綱紀而已。雖不免少差，大概得之。

又按此詩，毛鄭以及朱子皆分四章，六句獨戴溪巖粲分六章，四句黃東發取之，蓋如是則文勢甚順，語脈極明，當改而從之。果從之，則千祿百

福，子孫千億，連上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為一章。穆々皇々以下，別自為一章，則子孫千億，明言王受天祿，而穆々以下，明言王之德美，益可以見鄙說得經旨，而集傳不可從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公劉

篤公劉 厚哉公劉之於民也 序曰美公劉之厚於民集傳本此

篤公劉猶曰捷彼殷武允文文王於皇武王思齊
太任直指其人之德也今謂公劉之於民則於經
文外添疣贅而反無味矣鄭康成曰厚字公劉之
為君也謝枋得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
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
可忘也二說得之

百六十一
昔曰其公...
文...
大...
...

卷阿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葦々萋々
此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葦々萋々則雖々
嗜々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
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集傳以九章為以正不必興下章之事以十章為
賦亦不必承上章之興也蓋本章旨意自明不待
他章以成義且以後章承前章之興前章興後章

之事詩中無是例矣鳳皇梧桐以比賢才呂伯恭
所謂廣言人材之盛者得之猶上二章以鳳皇翾
翾之羽興蕩々士人蓋使王及時舉用而不敢遺
棄也君子之車以下四句惟言目前所見王車馬
之盛不必有待賢者之意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
應前未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未歌之意此
說得之若曰車馬之盛如此不可以遊觀之樂蕩
其心而遂忘奉先守成之道即孟子所謂一游一
豫為諸侯度之意也

民勞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云々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
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
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王賢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
玉而賢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
意以相戒也

厲王信任小人朝政濁亂百姓嗟怨召穆公作此
以刺之君臣有忌諱之義不可直作王失故專規
同列以見意猶魏絳所謂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者

然其所謂民亦勞止，惠此中國，式遏寇虐，以綏四國等語，關係至大。君師之責，其諷切王也，亦已至矣。蓋君臣一體，欲刺王，故規同列，規同列，即所以刺王也。矧厲王君臣同心，力行暴虐，即止譏切其臣，而固已犁然有中乎王心矣。作序者深達斯旨，故直斷之曰：刺厲王。蓋極得權衡之中，而集傳非之，予所未解也。末章二句，集傳以為託為王意，以相戒也，亦恐失之于時。小人親近，君子棄遠，即託為王意，以相戒，適足以甚小人之不信，而末之笑侮耳，必不然也。此蓋謂王欲寶愛汝，我故大諫，欲

使之公，非悛惡以刑王委任之盛意。至末段，猶諄諄望善於小人，實詩人忠厚之至，而其規箴群臣以諫正王之意，則愈益昭然無疑矣。

牖

板詩大意，與此章同序，以為凡伯刺厲王，得之集傳，復排之。然詩中天之牖民，昊天于明句，大師大邦，大宗等語，非王不能當。讀者熟味自見，今不遑一一詳辯也。

獨自立法而行直道必為衆邪所嫉而致禍故曰
無自立辟一章之中而二辟異義典蕩詩蕩々上
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同左傳宣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治諫而死孔
子論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治之謂乎昭
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司馬
叔游止之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
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
天何皆明々の證毛傳辟法也解下辟為法意蓋典
愚見同鄭箋乃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君臣

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疏遂以箋旨解傳非也

抑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競，強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

集傳大旨不失，但泛然不切。無競維人之義，竟當如何解。烈文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集傳云：莫強於人，此亦不失，但語焉而不詳。故人有直訓：二無競為莫強者，予謂不然。此惟言無彊子維賢人，賢人存則其國強也。鄭箋解抑詩曰：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解烈文詩曰：無彊子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二

詩箋參看而鄭旨方明蘇子由抑詩傳曰為國者
得人則強失人則弱而楊中立又引詩是句以證
論語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稱其多得賢臣皆得
之但詩本意概指賢人不專指定賢臣也
執競詩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無競亦與抑烈文
同義既曰執競又曰無競乎極稱其強德之全但
抑言邦之強此言德之強少不全耳而集傳曰言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
得而競以競為爭競同一無競字而前後殊解可
乎鄭箋曰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彊也得之但柔柔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語氣小異然其以競為美德則同集傳迴復
以競為爭非也詩人屢稱競者蓋君德國勢共以
強為重觀於易天行健論語吾未見剛者洪範四
惡弱居其一可見矣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
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
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
豈可得哉

豈童而角者必無之事以喻年僻無理之行集傳變
人以此他人所言之謬其意則善然必添數箇字然
後始通何其迂也此章言不僭賊則人必以為法
以禮接人則人亦報以禮蓋行法順理而坦然無
不礙所謂行乎其無事也若乃年戾頗僻悖理亂常
之行如童牛而生角適足以潰亂汝而我賊其德
耳汝豈可不知所本取哉彼童而角猶賓之初筵
俾出童殺以必無之物以無理失常之言行也投
我以挑報之以李集傳非不通而稍欠穩鄭箋云
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似勝集

徒
傳今從之蘓子由曰人君苟脩其德而慎其容止
無僭偽殘賊之行則民鮮不可以為法矣譬如投
之以挑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
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羊而求有角之用人誰
信汝哉後自潰而已此說畧與集傳同而不以彼
童而角為人言似覺稍穩存備一說

夕
抑十二章三章八句九章十句楚語左史倚相
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
恪於朝以交戒我云云於是作懿戒以自儆韋昭

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首章集傳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煜按疏載侯包之言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云云則包說固與序同集傳刪其語以證成已說非也序以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而朱子改之雖然予猶謂若專歸於自警則其詞氣殊有卑刺不儉者矣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昊天弗尚用戒戎作用湯鑿方其所關係至大至重此當指王身非止言諸侯事若止言諸侯事而如此則僭越甚矣曰女曰爾曰小子曰

視爾夢々我心惓々誨爾諄々聽我藐々爾汝與我對詰明々有所指必非惟自責已躬而已若自責已躬而已而云然則淳泛無當矣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田適其德俾民大棘語意迫急哀切如危亾之禍近在目前者豈有所感於時事而言也若不感時事而言至此則是民之訛言也夫敬言戒之言必切于已然後方為有裨益如五章七章所言良有益于武公至上文所舉則風馬不涉使狂昏暴亂之人聞之或足以為

戒在盛德至善之武公則決不有所益古之聖賢一
固以狂愚亂亡為戒然其言曰無如丹朱傲曰無
如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未嘗謂其與丹朱
商受同也惟當從小序為刺厲王亦以自警然則
武公在厲王時未嘗即位未嘗處職而追刺之無
謂甚矣曰清馮浩已辨之矣其言曰此篇當為刺
幽王也直刺易於得罪兼寓自警以隱其跡其使
人日誦其側以見自警不誣用心良苦也若必以
既老為暮年則亦既抱子為晚齒語邪是言足以
一洗千古之聚訟矣蓋幽王之妾小人得志忌諱

太多君子平素小心謹慎當此際尤不得不言孫
故刺厲王以風幽王猶之蕩詩刺厲王而託言文
王譏殷紂也但馮浩所謂其在于今荒湛于酒為
迷亂顛覆之由與賔之初筵曲寫醉態一意厲王
雖暴虐未見荒于酒色之事幽王飲酒沈湎倡優
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上下相誅百姓幸離見
列女傳者則大不然也無道之主所行如一邱貉
厲王豈無酒色之失特也遠史闕不可得而考耳
世
武公即借厲王以譏切幽王其事必於厲王有所
近似不為逕庭之語然後始盡言孫之道無所觸

犯此古人善於立言也。矧蕩詩明言天不泯爾以酒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則厲王實有酒失浩之謬無疑其所以為自警者所謂見不善而內自省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君子重以為戒者其自警也深切或足以感動王心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即周公撻伯禽以導成王繆彤閉戶自扶以警家人之意此武公精忠深慮所以不可及也然則此詩也以為刺王室可也以為自儆可也國語以為自儆固無不可集傳乃謂其止於自儆而非刺厲王則非也浩又以賔之初筵

扶

為刺幽王得之而未盡改為刺幽王亦以自儆則庶乎其可也

世

孔穎達曰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也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以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幾能改雖刺前王之惡冀為未然之鑒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

自肅警言

自肅警言... 夫時康... 言則對... 誦言如醉... 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敗類猶言... 圯族也... 王使貪人... 為政... 我以... 其或能聽... 我之言而... 對之... 然亦知其... 不能聽也... 故誦... 言而中心... 如醉... 由王不用... 善人而反... 使我至此... 悖也... 厲王說... 榮夷公之... 云云... 此詩所謂... 貪人其榮... 公也... 與... 鄭康成曰... 貪惡之人... 見道聽之... 言則應答... 之是誦... 詩書之言... 則冥臥如... 醉... 又曰... 居上位而... 不用善... 反... 使我為悖... 逆之行... 而集傳改... 之... 詩經備... 攷曰... 聽言... 二句... 朱氏註云... 以王或能... 聽我之言... 而對之... 知其

桑柔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厲王說榮夷公之云云，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鄭康成曰：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是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又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集傳改之。詩經備攷曰：聽言二句，朱氏註云：以王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知其

不能聽也。故誦言而如醉，對者答也。未有無告語而
云對者，且自言如醉，與下文作爾歌相反，必非苾
伯之言。故不若舊說為安。此說駁集傳則是也。但
鄭箋亦有不可全信者，以聽言為道聽之言，不免
杜撰。覆俾我悖，為下人效之，而悖逆亦覺迂遠。予
謂大風有隧者，大風所過，倒木偃草，其跡昭然也。
類善類也。聽言者適意而可聽，小人所樂聞之，諛
言也。誦言者誦法先王，小人所憚聞之法言也。我
指貪人，蓋對諫者而自我也。言大風則傷物之迹
昭然矣。貪人則敗類之理無疑矣。貪人專利已，故

甚害人，不止害人，又且阻絕善言，順己之諛言，則
欣然應之。誦古之法言，則頑然不聽，如昏醉然，以
其不聽用善人，故自令悖亂至斯，其甚也。貪人必
指榮夷公之屬，然爾時王與榮夷公等同惡相濟，
如出一轍，即譏切榮夷公等，而意實在厲王也。孔
穎達曰：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
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
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
稱商君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
所不悟，如醉然也。此說大概得之。左傳文元年：秦

穆公引此章而釋之曰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先是穆公不用忠諫興兵
侵鄰國連再致大敗至是方始悔過自責以引此
詩然則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皆指貪人所行非誦諫者引以為證則集傳之謬
益章之矣
兩無正詩聽言則對譖言則退集傳曰雖王有問
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
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今
以柔柔此章參考則兩無正亦必言王遇臣下不

仁不明順己之言則欣然承受一有譖言則立罷
退之此兼上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句而釋之曰群
臣所以不肯忠告王者以王遇下如此也

印譖始竟背集傳復曰譖不信也既以僭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予謂此譖亦如字方穩夫譖既為不信則其誕妄已見不必待終竟但譖為讒言讒人之言巧妙潤澤不露破綻故至終竟方始見其不驗也然二譖俱解為不信鄭箋已然而古經典釋文曰本亦作僭則古有亦作僭者然本義詩自通不必改作且恐此惟本鄭箋之旨而改之耳孔穎達曰譖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為不信也此蓋知鄭箋不穩姑為調停之言也夫譖毀與不信判然別義惡可混哉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衆則法象執彝常懿美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孟子集注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性無不好此懿德者煜按鄭箋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集傳本此

此詩人義精理到之語朱子下注亦極細膩周密

良無間然，但以民之秉彝為民所執之常性，以屬
上句，似失語氣。當以民之秉彝與好是懿德句，合
為一串，民之秉彝者，民皆稟命於天，而秉執其常
性也。言天生眾民，有一物必有一理，可為準則，民
性生莫不秉執本然之常性，故其於聰明親義等之
性義德心誠好之，非有所矯揉拂逆也。蘇子由曰：故
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呂伯
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
以上二說皆得文勢。孟子引此詩，釋以孔子之言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為一項。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為一項。故皆
以故字相承接，詳味文勢自見，今不具論。

常武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王舒保作未詳其
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
糾緊也遊遨遊也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
皆已震動 說文曰紹糾緊也

毅

軍事最重威武惡柔靡故詩人叙戰伐其所歸重
常在嚴猛果毅上然則此詩紹字必下遊字之類
江漢詩曰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又曰匪安匪舒淮
夷來鋪可以為左證鄭箋曰紹緩也亦匪解緩也
亦匪敖遊也孔疏曰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

非教遊也。得之朱子雖本說文，恐不如箋疏義長。朱子解經，權衡太詳，過求其中，而反失古訓者，間有之。長發詩不競不練，不剛不柔，練自古相承，皆訓為急。朱子欲與下不剛不柔相對，訓為緩，卒然讀之，良似妥帖。然棄古訓而以臆創解，可乎？以其事相類，附識乎此。

悟... 善... 王... 王...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二句集傳連上婦有長舌句為說，終覺拘泥。婦人多言之害，上文既已道盡，此必別自成義。且上下各添數字，然後始通。其不合經旨明矣。然則其解如何？曰：此與論語惟女子與小人為難畜，語意相似。言非可教，非可誨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蓋婦人奄人之性，大抵陰險僻拗。

雖有善言不可得而入以極言其不可如何亦不
屑之教誨也蘓子由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
寺是聽也詩傳備攷曰匪教匪誨句皆從朱氏解
玩時維兩字則蘓氏之說近之此解亦通錄以備
考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介大也將有夷狄之大患今
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戎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或曰
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晉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氏曰有男戎
必有女戎乎韋昭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按是時晉為男戎驪姬為女戎中國夷狄共以戎
言知如戎之戎戎兵之戎而非戎狄之戎也今誤
解女戎為戎夷之戎遂變為狄又加之介字輾轉
誤訛不啻郢書燕說之可笑此等妄解乳臭兒尚
作其謬存備一說不亦異乎

卷阿爾土宇取章集傳取章大明也或曰取當為
版々章猶版圖按或者之說妄改字且與上文土
宇複又古未有版圖之名其謬甚明不足存也長
發玄王桓撥集傳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
以玄鳥降而生也按朱子不從鄭箋黑帝子之說

而饗此乎皆得之朱子據周禮享右祭祀之文解
為左右之右且曰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
朱子之言如此恐不然古人以右為尊故右有尊
義然左右之右尊尚之右自是二義不可混看解
野右之右享之為享此牛羊之右在此之右以享我
祭文勢又殊不妥至謂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
保佑則尤拘泥此惟言敬恭養祭而神佑助之文
義甚明猶楚茨詩曰苾苾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
福如幾如式信南山詩曰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我尸賓壽考萬年蓋牛羊甫供而神已佑助之方

見人神誠意感享之速詩人精微之語也尚何疑
乎古者字少故佑助之佑皆作右假樂詩保右命
之此其明證也黃震曰諸家皆本古說以為右助
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誠然誠然時邁詩實
右序有周鄭箋以為右助次序其事極穩而集傳
又以右為尊頓失語氣不知朱子何故必欲作右
助之解也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此連
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
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
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為並耕也

此詩小序以為祈穀于上帝集傳以為戒農官之
詞二說合方備蓋方祈穀于上帝之際賦以道勸
農之意也輔廣以為康王戒農官之詩得之噫嘻
成王既昭假爾者引先王以風勵農官也昭假爾
與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同言成王之神降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在農官之身，猶中庸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集傳引湯誓，謬甚。湯誓所謂格爾眾庶者，格在眾庶，此詩所謂昭假爾者，昭假在成王，彼為未格之格，此為降格之格，判然不同，豈可引以為證乎？若果讀此詩為昭假哉爾農官，以強合湯誓，則外絕不成詩矣。

此詩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判然不同，豈可引以為證乎？若果讀此詩為昭假哉爾農官，以強合湯誓，則外絕不成詩矣。

有客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

以臆見解經文非也。至如有萋有且，則詩中別自有之，可以經證經，而以為未詳，抑亦過於闕疑也。巷伯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集傳以為小人之貌，非也。已於巷伯篇辨之矣。太田詩有滄萋々，集傳萋々盛貌。韓奕詩籩豆有且，鄭箋且多貌，而集傳從之。然則有萋言其文章之盛，有且言其儀物之多，蓋稱道其車服從衛之盛，美衆多也。則下敦琢其旅，亦承接極穩。毛傳以

衛

為敬慎貌，斷不可從。集傳乃取之，何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且、田、非、也、非、期、後、未、之、既、勳、言、式、審、固、汝、謀、猷、故、淮、夷、盡、服、也、此、詩、所、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桓、々、于、征、狄、彼、東、南、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懼、彼、淮、夷、來、猷、其、琛、皆、頌、功、之、辭、而、非、期、望、之、語、何、獨、至、於、此、章、而、云、爾、也、倘、謂、淮、夷、卒、獲、其、功、至、大、非、僖、公、所、克、辨、故、為、願、望、之、辭、方、穩]

泮水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蓋能審

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輔廣曰：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

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是叙已成之功，非期後未之

勳。言式審固汝謀猷，故淮夷盡服也。此詩所云既

作泮宮，淮夷攸服，桓々于征，狄彼東南，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懼彼淮夷，來猷其琛，皆頌功之辭，而非

期望之語，何獨至於此章而云爾也。倘謂淮夷卒

獲其功至大，非僖公所克辨，故為願望之辭，方穩。

則既克淮夷，淮夷攸服。全典之全而不疑，何耶？要知頌之為體，不無誇詡之辭，不一一協當實事也。召卒如柔柔，具贅卒荒，名旻民卒流亡之卒，鄭康成曰：淮夷盡可獲服，孔穎達曰：此由僖公用堅固雨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朱子偶誤訓卒為終，失其語氣，遂有此錯解耳。

此章與閟宮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古之詩人，直據胸臆，不摹擬古人，又不必有回避。故其詩句自多雷同。試舉一二，勿逝我梁，勿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已見乎谷風，又見於小弁，嘒々草蟲，趯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々，一見於草蟲，再見乎出車，今以此章與閟宮卒章以而觀之，僅々是斷是度，松栢有馬等句稍同耳，未至如

殷武

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是斷是遷，方斲是度。松栢有楸，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古之詩人，直據胸臆，不摹擬古人，又不必有回避。故其詩句自多雷同。試舉一二，勿逝我梁，勿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已見乎谷風，又見於小弁，嘒々草蟲，趯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々，一見於草蟲，再見乎出車，今以此章與閟宮卒章以而觀之，僅々是斷是度，松栢有馬等句稍同耳，未至如

上所舉二詩之甚正不必深怪也。若求其指歸則
修廟祀先，頌其功德。末段必叙廟宇尊嚴，神得其
所安，蓋亦立言之序，不得不然。猶墓誌之終必錄
卒葬年月，如是然後始得收殺，固不容毫髮疑也。
輔廣曰：其與閟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蓋俱為宗廟
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傳
同貽必以為閟宮模倣殷武，亦何必如是拘々乎。

魯頌

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
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
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
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
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
亦春秋之法也。

此刻論也。又迂論也。魯頌之作，有何大罪，而譴責
廼爾也。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
神明者，此極言之也。其實頌者美也，稱揚人功德。

便謂之頌。故檀弓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奭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特施之於晉大夫而君子以為善頌善禱。從未聞頌者天子獨而諸侯不得與也。故詩有魯頌，猶書有費誓、秦誓，本無足恠。若使其詩之僭，與李氏八佾三家雍徹同科，則孔氏決不列之周商二頌之間。以為教，蓋風出於里巷歌謠，故其言之失當者，猶可恕焉。至於頌則出於士大夫之口，豈可取其不可訓者而大書之哉？其僭竊之罪，如其大，則其未純於天子之頌，與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特盜跖之仁義，發塚

者之詩禮，豈可以是取之哉？蘇子由曰：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為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凡為是詩者，則為是名矣。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達哉言，可以一洗紛紛之論矣。又况爾時李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蓋以諸侯舊得為頌，猶懼其稍做象天子而犯僭竊之罪，以有是請，其卑讓當有禮。尤夫子所以美之也。清高宗曰：嘗時周衰，上

下陵替魯國氣禮雖頌亦請之非謂魯於法不得
作頌如請隧之類必待天子之命而後行也魯人
既不忘其先君之賢而尤以王命為尊可以風天
下矣此說得之由是觀之頌詩之作不獨魯國列
國亦應有之但頌主贊美自非頌聖人不免有愧
辭無甚益於風教故夫子獨取魯國之頌蓋亦尊
君重國之意其於他國固不必採擇也大抵宋人
以其臆見輕詆古人故果於疑經而疎於攷實如
曰康王之誥孔子譏康王失禮之舉文侯之命孔
子惡平王無復讐之志錄以垂戒其見與朱子疑

魯頌同嗚呼孔子儼然以魯頌與周頌商頌列次
文侯之命與二典洪範並編不明道其所以失而
求人以為戒不以為法是所令反所好也斷不可
行也不可行者豈聖人之教也哉

沈萬鈞曰闕宮近諛然有雖頌而實規者如魯邦
是常規守國也三壽作朋規敬老也眉壽無有害
規保身也淮夷未同規取遠也居常與許規其變
故業也且大夫庶士規其禮群臣也是即卷阿諷
諫之義也

